

| 烟火珠崖

万泉河奇观

■ 王锡均

万泉河是一条绿色之河，以自然生态之美而闻名。万泉河享有阳光、雨量充足之得天独厚条件，沿岸植被丰富，被绿色所覆盖。上游河段，河床狭窄，两岸峰连壁立，尽是苍翠苍茫的原始森林。中下游河段，河面渐次开阔，两岸平展，椰树、槟榔、海棠、苦楝、母生、古榕以及叫不出名的高大乔木，成行成排耸立，还有万千竹箨相拥成簇，更有万绿丛中怒放红花的木棉，构成南国独具特色的亮丽风景线。

万泉河两岸丰茂的丛林，以其浓重的绿色，把清冽凌冽的河水，也染成了绿色。可以说，绿是万泉河的生命本色。而万泉河从五指山下蜿蜒而下，穿崖削壁，过岭跌谷，一路走来，沿途蜿蜒不少急流、险滩、深湾、峻岭、飞瀑、岛屿、沙滩、石沟等自然生态奇观。

◎石片沟奇石

在万泉河上游，在名叫烟参至乘坡五六十里的河谷中，险滩竟达五十多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国家在牛喉滩峡谷中建成一座巨型大坝，将万泉河拦腰截断，水位暴涨，把上游数十公里河道区域，变成一个浩瀚的大湖。它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再是那种“急流如泻，猛浪狂奔，声如狮吼”的峡谷河道景观，而是“水绕山转，浪拍山尖，碧波万倾，水天一色”的大湖画卷。这就是现在已开发为旅游胜景的牛路岭水电站“万泉湖”。

在万泉湖之西北，有一条流水潺潺流入万泉湖的河沟，叫石片沟。沟因石而名，沟中全是石头，可以说是万泉河石的总汇，是石的博物馆。什么形态的石都有，其石之奇，石之怪，让你观之，迷醉得神魂颠倒。这一沟石头，随势赋形，各取姿态，或竖或卧，或歪着躺，或斜着插，有的突兀偃蹇，有的坦然相拥相叠，有的从沟岸破土而出，伸展成巨幅的石壁，凹潜于沟底又裸凸于水面。沟中的石，多为赤褐色，也有铁乌色和灰白色。其石大小不一，姿态各异。沟中有一堆堆一摊摊的鹅卵石。这鹅卵石，浑圆滑润，无缝无穴，无棱无角，一色的朗黄，明丽得令人叫绝。

这一沟的石头，看似乱得一塌糊涂，却隐含着一种自然律动节奏之和谐。沟水在这种错乱排列的石块中，左奔右突，激越飞溅，跳跃冲撞，浪花飞溅，便有不绝如缕的“咧咧”水声，如琴弦韵律。石本无言，但这一沟石头，却在山沟中创造出一种神秘而充满生机的浩浩然野性之奇观。据说这沟中的石头，是由于山体滑坡，从沟顶白马岭上（一半在琼中，一半在琼海）滚落下来，从而成为一条石沟。

◎合口咀奇观

“合口咀”，也称“合口嘴”，它位于万泉河上游琼海境内石壁墟之上七公里处。它是万泉河两源两水流到此处合流而遽然创造出独特的自然奇观。据资料记载，海南岛的地势，由五指山、黎母山脉依次由西向东延伸递降。万泉河上游，南北两水，从五指山、黎母山分流向东而下。

由于海南地势西高东低走向，两水在上游群峰山谷中弯弯转转，渐而走近。南流流出烟洞，便进入旧乐县会境，俗称“乐会水”，然后下毛榴、毛野园，加朗田、粉车、山荫口等，最后在坡寮河段，同北流合流。而北流则在船埠进入旧定安县境，俗称“定安水”。该水从船埠下双滩、峻口、劳牛沟、龙界滩，最后在长力河段，同对面坡寮河段的南流合流。当地村民说，南北两水，在烟洞与船埠之间，尚隔十余公里，当南流下至山荫口，北流下至龙界滩之处，两流已走得很近，仅隔二三百米，两水中间夹着凸起一个高约一米宽约二三百米长满水柳等灌木丛的沙堆（也叫沙洲）。这个沙堆向下延伸约一公里，便戛然而止，收缩成一个呈U形半圆形的沙堆堆头。两条溪流就在这个不再延伸的沙堆前合流，融汇为一。这就是闻名的“合口咀”。

南北两流合流之处，在两流共享的天晴日和自然条件下，两流合流之水，是静态的，是融融泄泄的流态。然而，在气候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便呈现一种独特自然生态奇观。奇观之一，两流相撞相搏，击浪排空。每当南北两流上游流域，连日暴雨，两水一同暴涨。浑黄的“山拦水”，势如奔马，从暴涨扩大的河道奔涌而下，直冲“合口咀”，便形成两股激流相冲、相撞、相搏、相击的气势，击起一股股升空的水柱，溅起一朵朵白色的浪花。那溅起的浪花，从半空跌落下来，又化成咆哮的水流，翻滚着旋转着，前冲后撞地下流而下。这种场面，撼人心魄，蔚为壮观。奇观之二，两条溪流，时而出现一涌一静、一浊一清、一黄一蓝的奇特景观。

万泉河两流上游山区流域，时有风云变幻，时有南流上空黑云密布，暴雨倾盆，而北流上空却阳光灿烂，一片蓝天。时而又北流上空黑云密布，暴雨倾盆，南流上空又阳光灿烂，一片蓝天。这种两水一边雨一边晴，一边涌一边静，一边浑一边清，一边黄一边蓝的流态，组成一幅壮丽的自然画卷，令人叹为奇观。



万泉河。蒙钟德 摄

十年前，我二度拜访三亚水南村，发现村里的旅人更多了，人们在石板路上走来走去，手里都举着手机在拍照，拍了石板路，拍了村里人的堂前院后，再拍些村外忙着觅食的鸡鸭鹅，然后一脸满足地离开。

往村西行走，有一户人家敞了院门，一位老汉在监督他年幼的孙子写字。

院里有狗，隔着院门就狂吠，老汉呼喝一声，狗汕汕退去。我隔着院门和老汉聊天，说说村里的琐事，老人都有记忆。

村里千百年前的事，老汉也就是听说，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故事，说多了，仿佛就成了历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原也不过都是山间村野的传说。但这水南村的故事相对讲究些，大都有史料为证，也就显得浩大，说的人腰板也都挺得直。

村里更老的老人说，水南村最早与别的村庄一样，也都依着乡土的社会惯例，聚族而居，占据着一方土地。后来，岛外来的人越来越多，各个姓氏的人于是都混了一村居住。好在村里壁垒分明，卢、裴、黎、容四家姓氏是村中的大户，生活习性各有千秋。

裴姓家族算得上是水南村的一方望族，他们的祖屋“盛德堂”至今仍在，其中存储着水南村最丰厚的家底——单是这屋里的两位房客赵鼎和胡铨，就足以让裴家的这幢祖屋撑起水南村的大部分历史。

裴家的先祖裴闻义的父亲，是唐朝晋国公裴度的第十四世孙。北宋末年，由雷州太守改知吉阳军，后来举家迁到了水南村。裴闻义大抵就是在水南村中出生、长大的。南宋初年，裴闻义因父亲的功勋而得赐官爵，叫昌化军。裴闻义之子裴嘉瑞也由此推恩，又得皇恩“荫补”。关于裴家人的故事，老汉总是数得清楚，因为他是裴家人的后代。

在老汉讲述的裴家人的故事里，我最喜欢裴嘉瑞的后人裴豫，他生活于元朝，与其先祖的性情完全相异，他号守素居士，是家族中的异类，却也是真正洞明世事的高人。他的行止像陶潜，他也许未属于自己的长辈有许多的钱财和田产，但他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生活，因为家族素养的熏陶，他精神富足且极具悲悯心，他是真正的君子。

这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奇怪的特质，裴豫能从他世代“荫补”皇恩的家族中抽离出来，其个人的心智应是达到了完全浑圆的状态，是肉的专一与灵的傲慢达到了和谐的统一，他的感官与心灵是和谐相处的。我觉得他是真正地酷爱人生，能够看见尘世的成功和失败的虚空。他的生活随性自然，毫不费力。因为裴豫，我大致能够明白为何在赵鼎被贬至崖州时，裴家先人能如此自如地把他接到盛德堂，而胡铨给裴家祖屋题“盛德堂”这么一个名字，实在是取得其所。

裴家人可谓人才辈出，几乎都为饱学之士，品行高洁。譬如明朝时的裴士龙、裴盛及裴崇礼，一脉相传，子孙三代各有千秋。裴士龙曾被明成祖诏命编纂《永乐大典》。此书编

去年国庆节，我陪母亲去北京观看了升旗仪式。

母亲的生活简单而纯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我曾无数次试图邀请她走出家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母亲总是微笑着说：“孩子，妈这把年纪了，不想去折腾，省下钱，你以后用得着。”所以每次的出行提议都会夭折。然而，当我说出带她去升旗时，母亲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那是一种久违的光芒，仿佛点燃了内心深处某个角落。期待与激动在她的脸上悄然绽放，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9月30日，我们像是蓄势待发的旅人，提前为这场夜行军般的旅程做好了准备。母亲虽然年事已高，但对于这次旅行的期待，让她显得格外精神。白天，我们尽可能地让她休息，养精蓄锐，因为我知道，这将是一场对身体与意志的双重考验。

夜色如墨，万籁俱寂之时，我们悄然启程。城市的灯火在窗外快速倒退，仿佛是时间的缩影，记录着我们一步步靠近梦想的脚步。母亲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她不时地望向窗外，仿佛在憧憬着即将到来的黎明，那份对升旗仪式的渴望如同她心中的火种，越燃越旺。我轻声对她说：“妈，您先睡会儿吧，还有四个小时呢。”她微笑着点头，那份兴奋与期待使她睡意全无。车窗外，城市的灯火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邃的夜空和闪烁的星辰，它们仿佛在我们指引方向，引领我们向着心中的圣地前行。

凌晨4点，我们抵达了天安门广场，这里早已是一片人山人海。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仿佛害怕自己会迷失在这片人海之中。她的目光在四周流转，脸上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期待和激动。她曾经在电视前无数次观看过升旗仪式，但那些屏幕中的影像远不及现场带来的震撼。今天，她终于可以亲身体会那份庄重与自豪。

6点10分，突然，一阵整齐有力的步伐声传来，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从金水桥走出，每一步都铿锵有力，每一步都凝聚着对祖国的忠诚

一岁月山河

疏藤响谒水南村

■ 伊拉

辑工作自是辛苦异常，且得是博古通今之人。史料记载，裴士龙做得很好，书编完后，还得了皇帝的钦点授职。而其子裴盛则是以高洁人格在干年的历史中被民众传颂。说是宣德元年，裴盛中了举，这自然是裴家的又一件锦上添花之事。然而，当时四围乡里说书的，都不会把这当成裴家的大事，因裴家历代皆有人才，一个举人是不值得到处宣扬的。但裴盛当年前往省城参加应试途中做了一件大善事，因而一直为村里人称道，唧唧呀呀的，说书人演绎得十分精彩。

当时裴盛行经琼台，投宿于一家客栈，客栈旁有位八旬老者，从裴盛进店开始就一直关注，觉着这年轻人面相可信。在裴盛离开客栈前，老人托他把八十两白银带给肇庆天宁寺的某位僧人，说是已有二十多年未通音信。裴盛揣着这些白银就上路了，其间曾遇盗贼，好在都及时有人相救。半个月后，裴盛把八十多两白银如数送达肇庆天宁寺，并如数交到僧人手上。僧人颇为感慨，称与老者分别多年，一直以为老人已不在人世，而老人或许亦未知晓僧人是否还活着，有如此多不可确知的因素，裴盛若不把银子送来，僧人也不会知晓有此一事。僧人因此对裴盛大加赞赏，并取了半数的银两要酬谢他，而裴盛当时只是淡然回应：“受人之托，安可负之？”

一位幽人隐士，无数品行高洁的族人，一个家族的门风就这么立起来了。当然，历史的投掷不会戛然而止，而裴家人的故事也远未终结，裴盛之后，他的儿子裴崇礼，又于景泰元年中举，史料里说他“积学能诗，文古有趣”。当是又一位饱学之士。所以，盛德堂盛得其所。而我遇到的这位裴家老汉，不过是一位农人，仍能写得一手好书法。

和裴家老汉一笑别过。我继续往前，寻找水南村村民黎伯淳的后人。

说起黎伯淳，不得不提卢多逊的诗《水南村为黎伯淳题》：

一
珠崖风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门。
鹦鹉巢时椰结子，鹧鸪啼处竹生孙。
鱼盐家给无墟市，禾黍年登有酒樽。
远客杖藜来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

二
一簇晴岚接海霞，水南风景最堪夸。
上篱薯蕷春添蔓，绕屋槟榔夏放花。
狩犬入山多豕鹿，小舟横港足鱼虾。
谁知绝岛穷荒地，犹有幽人学士家。

卢多逊被流放崖州，前往海南岛的一路一定是充满绝望的。但到来之后遭遇了一些意外的惊喜，因他所被贬谪之地水南村确是一处好所在，村庄面山背水，民风淳朴，且崇尚诗文，自是与这位曾经的宰相心中的想象有些差距，他的心情也会因此而有些舒缓。而更奇异的是，一位名叫黎伯淳的水南村人，一位隐士，竟成了卢多逊的好友，卢多逊甚至不惜笔墨，为黎伯淳写诗，并称之为“幽人学士”。不知这位黎伯淳到底是怎样的一位隐士，能得卢多逊如此看待，想来应是有修为之人，一位腹有诗书的浪漫主义者。他能以如此出世的方式来生活，自然有着敏锐的感觉和爱好漂泊的天性，兴许在物质生活上露着愁苦，但情感丰富，不愿心为形役。

我还在水南村的水泥路上走着。老了又新了的水南村，槟榔树长年在村后的园子里长着，枝叶都繁茂，从季节里显出水南村历史里的雍容。

走出水南村口时，同行的旅人看了看天，说，好像要下雨了。我觉得缺憾，若是暮色时分，兴许能见着王仕熙的崖州八景之一——水南春雨吧？他给这春雨赋了诗：

千树槟榔养素封，城南篱落暮云重。
稻田流水鸭游翅，石响浮烟鹿养茸。
明日买山添茗笠，早春荷锄剪芙蓉。
客来置浦寻蓑笠，黄蔑穿鱼酒正浓。

王仕熙是公元1329年被贬谪到崖城的，裴豫以隐士之身在盛德堂接待了他。王仕熙与裴豫的相遇，是水南村之幸。王仕熙写过不少关于崖州的诗，语境都明朗，显见得是个豁达之人。诗中提及了千树槟榔，郁郁葱葱，槟榔树的形体都美，亭亭玉立，总有女子的姿态。如今，水南村里的槟榔树依然千树万树，不知其中是否有王仕熙诗中的那些？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槟榔树依然是水南村里最好的风景，雨打槟榔枝叶的意境向来是文人墨客喜好的，譬如时任崖州学正的郑懋昌，就看了雨中暮色的水南村后，一时兴奋，写下了这么一首七绝：

水南村雨晚暮暮，近溪茅屋倚渔家。
夜来雨过疏藤响，滴落槟榔半树花。
这情境，端的是一幅人间诗话。

| 诗路花语

小岛哨所的盆花

■ 倪俊宇

在小岛哨所，在不盈尺的天地间，灿烂着青春的憧憬，散发着祖国的春意，沿着故乡泥土的香味，你可以走近遍野杜鹃红，和山村的牧笛，或走进两岸菜花黄和水乡的炊烟……

探家的战士，归岛时，郑重地带上一包故乡的泥土、故乡的花籽，在大盆小盆中，撒下殷殷期盼和浓浓情意，从此，小小哨所，便有满湖的紫，有岭南的红，有巴山蜀水的白，有闽南桂西的黄……

战士们说，心里贮存着春天，海岛就一样有斑斓五彩，在海风与绿叶间，你会听到春耕时乡亲们的叮嘱，在阳光与花朵中，你会看见春晖里母亲的微笑……在战士眼里，在小小哨所，摆着呀一幅祖国的春天画图。

白露帖

■ 张文美

它们是天上跌落的星星，迷恋人间的秋色，流连忘返，彻夜未归，在晨曦中闪烁着晶莹的光芒，被草尖颤颤串起，像一链链晶莹剔透的珍珠，挂在秋天的胸前，失散的花朵，与秋风说起了情话，泪痕未干到天明，谁用这钻石般的语言，为故乡书写出清新的诗篇，谁又用薄雾笼罩的轻纱，温柔缠绕丰收的图景，我的母亲正从田地里归来，裤脚已被露珠打湿，她手里的那把旧镰刀，蘸着露水磨得雪亮。

秋思（外一首）

■ 朱俊

风赶着湖水奔跑，蝉的声音落在荷叶背面，温柔下来的阳光，狂欢之后微醺的模样。

在旷野放牧的风，举起越来越倔强的柳条，沿着山坡开始作画，偷窥的蝴蝶将色彩奉献。

大地逐渐被一种温度包围，白鹭沿着清瘦的江水，将倒影拓印，灵魂栖息，云朵跟着远行。

◇丰收的秋

仅存的一片稻田，盖在村庄瘦弱的肩上，把春天和秋天串联在一起，诗歌搬运于田埂，青蛙摆好姿势，迎接月亮的优美。

蒲公英白色种子，被燕子背起来，老屋檐干燥的巢穴里，反复孵化着心事，在临近黎明时刻，顺着温柔的露珠流向远处，丰收一些什么呢，这厚重又起风的秋天，诗歌与玉米一样，袒露于这片蓝色的天空下。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

| 节日词语

母亲圆梦记

■ 裴金超

与热爱。他们的身影在晨光中拉长，如同一条条坚韧的脊梁，支撑着这个伟大的国家。升旗仪式开始了！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那一刻，广场上的群众齐刷刷地行起了注目礼，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跟随着那面迎风飘扬的国旗上。母亲的眼睛湿润了，她的嘴唇微微颤抖着，低声哼唱着国歌。我紧紧握住她的手，感受到她全身都在颤抖。

升旗仪式结束后，人群开始慢慢散去。母亲依然沉浸在刚刚的氛围中，久久不愿离去。她轻轻抚摸着胸前的围巾，那是一条红色的丝巾，是她年轻时最喜欢的颜色。她告诉我，这条丝巾陪伴了她很多重要的时刻，今天又见证了这样一个难忘的时刻。

回到家中，母亲特意拿出她保存了很多年的老相册。她指着一张在天安门前的照片，说：“这是我年轻时第一次到北京出差时拍的照片，当时没能看升旗仪式，心里一直留有遗憾。今天，我终于圆梦了。”



《月光下》雕塑 陈学博作